

这朵“绒花”开在冬奥

本报记者 徐金玉

“说句心里话，当我知道绒花有可能会用到冬奥会时，内心真的特别兴奋。作为一门手艺，能服务于这样的盛会，特别是向全世界进行展示，对于绒花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当时我就表态，不赚钱我都要参与，而且一定会保质保量完成！”这句朴实无华又铿锵有力的话语，道出的正是北京绒花（绒花）非遗第六代传人蔡志伟的心声。

当历时月余，向北京冬奥组委交付成品后，蔡志伟一直期盼着冬奥会的到来。届时，全世界观众在欣赏精彩赛事时，很有可能在某个不经意间，邂逅这份独一无二的东方美——在指定场馆的礼仪服饰“唐花飞雪”上，帽饰绒花正冉冉“盛开”。

“绒花起源于南方，后传入北京，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。《红楼梦》中元妃省亲时，将宫花作为礼物送给家人，此处的宫花就是指绒花和绢花。”蔡志伟介绍，“绒花历史上很受宫廷青睐，一是因为绒花与‘荣华’谐音，戴绒花预示荣华富贵；二是绒花可以做出其他材料的花所做不出来的很多造型，比如，可以做出鱼，寓意年年有余；做出如意，寓意吉祥如意；做出龙和凤，寓意龙凤呈祥。可以说，除了人物以外的花鸟鱼虫景观等造型，绒花这项技艺都可以完成。”

而论最早其功能，实际上正是戴在头上作为配饰存在。如今跨越数百年，再次以配饰的角色亮相国际盛会，见证祖国发展历史，于绒花，于传承人而言，都是一种别样的浪漫。

“当时，服装设计师通过中国美集团联系到我，其采用绒花的方案已经得到了北京冬奥组委的批准，现需要非遗传承人对它进行更为细致的

调整和制作。”蔡志伟立刻应了下来，并用心用情地投入了很多心血，仅仅是定稿阶段，就花费了近1个月的时间。

“你看在定下来的绒花颜色，看似只是红和蓝，其实每类颜色下面还细分出4种不同层次，每一层次之间细腻地过渡，才会打造出绒花造型宝相花颜色晕染、渐变的效果。当时为了配比出最合适、最符合标准的颜色，我做了无数次的调色、染色尝试，光色板就做了整整十板。更不用说其他环节的每一种调整。”

原来，绒花这门技艺很特殊，它要求传承人必须是一个“全才”，不仅仅要会设计造型，还要会蚕丝、铜丝处理，调色、染色，做绒条等，全套活计都要掌握。“我学艺的第一件事，甚至都不是怎么处理原材料，而是怎么磨剪刀。”蔡志伟笑着说，就这样磨着剪刀、做着绒条，到今年4月份，他已整整传承绒花20年。

“越做越感慨于小小绒花背后的无穷魅力。现在，我也带动了身边很多人加入绒花技艺的传承中。”蔡志伟说，2020年，他所创办的北派绒花非遗创意工作室入驻怀柔区杨宋镇，不少镇上的居民前来学习，这次交付的作品，就有不少由他们参与制作。

“绒花经过历代艺人改良到今天，我们这代人有责任继续传承下去。而这个传承不只是技艺传承，而是要有发展地传承。从色彩、造型到用途，都要进行创新。我们现在正在和其他行业进行‘跨界’合作，将符合现代审美的绒花融入人们的生活中，期待更多的青年人能了解绒花，也期望全世界的朋友通过冬奥会喜欢上绒花的美。”蔡志伟说。

古老非遗 燃情冬奥

北京2022年冬奥会进入倒计时，各项赛前工作已准备就绪。在场馆布设、特许商品、礼仪服饰中，非遗身影频频现身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在非遗传承人的巧手下，它们展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，彰显着中国古老非遗之美。非遗相约冬奥，故事等待开启。



彩砂画

两次牵手奥运的“长城鼎”

本报记者 李冰洁

俗话说，“家有黄金万贯，不如钧瓷一片”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钧瓷的烧制受环境、气候、用料、釉方、温度、地理位置等苛刻条件的约束，常有“十窑九不成”之说，足见其罕见和珍贵，也被誉为“泥土烧制的黄金”。

钧瓷烧制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苗长强，早在2008年就与奥运结缘。出自他手的500件钧瓷珍品“北京奥运长城鼎”，曾入选第29届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残奥会国礼。如今，钧瓷“冬奥长城鼎”又作为北京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特许商品，于1月5日暨冬奥会倒计时30天之际正式发行，苗长强和他的作品再一次牵手奥运。

忆起这两段缘分，有着“双奥荣耀”的苗长强很自豪。“北京申奥成功，是全中国人都为之骄傲的一件事情。”2008年，钧瓷还没有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苗长强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，也希望能为祖国的奥运增光添彩。“在我看来，奥运会不是简简单单地举办一场国际体育赛事，它更重要的是人文交流。把我们国家的历史渊源、历史文化体现出来，让外国友人更加了解中国、认识中国、喜爱中国。”有了这份热情，苗长强开始了他的寓意吉祥如意的奥运钧瓷礼品制作。

其实，钧瓷“长城鼎”的设计制作早在2005年就开始了。当时，中国当代艺术家李广明提出以长城烽火台为设计理念，为中国长城学会打造一款钧瓷礼品，于是，由苗锡锦、苗长强父亲和李广明共同制作的钧瓷“长城鼎”问世。

2008年1月，北京冬奥组委考察团在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苗家钧窑考察时，被“长城鼎”的文化魅力所感染：“长城”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，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标识；“鼎”作为重要礼器，体现了庄严肃穆的文化气质；而钧瓷，则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，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最终，北京冬奥组委授权将“长城鼎”制作为奥运礼品。此后，苗长强作为北京奥运会专门进行“长城鼎”的设计改造，确定了鼎的釉色以钧瓷传统天青色为主，沿用长城烽火台造型，加高了鼎的腿部结构，更凸显其稳重大气，制成寓意“革故鼎新，晏以和好”的“北京奥运长城鼎”。

艺术品总是会有遗憾的，苗长强觉得2008年的“长城鼎”还有不足之处。一晃13年过去，苗长强展示在工作室的“长城鼎”再一次被冬奥组委选中，他决定为冬奥会的“长城鼎”做一番大胆的改动。

苗长强改一尊鼎为三个一组的鼎，这无形中增加为三倍的工作量。“三种颜色的理念是由北京冬奥组委制定的，分别是代表冬日里最美之雪的白色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蓝色、运动员热情奔放的红色。其中最理想的是‘体育白’，又被称为‘冰雪白’，特别切合冬奥会的主题。”苗长强介绍说。

别看代表冰雪的白色最素雅，做起来却是最难，这是苗长强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研发的专属釉色。苗长强说，虽然现在技术进步了，不再是“十窑九难成”，但钧瓷烧制的成功率依然很低，能做到如此温润如玉的“冰雪白”颜色还是很困难。“这与烧制燃料、烧窑师傅的操作都有很大关系。”苗长强解释道，“特别是窑炉内达到1200℃以后，需要往里泼水，目的是让炽热的碳与水蒸气反应形成一氧化碳和氢气，使坯子更好地进行还原反应，还原不充分的话，烧出来的颜色就会发黄。”如果有瑕疵，瓷器出窑后就会被苗长强直接砸掉，他至今已砸毁上千件“不合格之作”，最终面世的作品也就不到两成。

为了完成999组成品，苗长强每天泡在工作室，从选矿、配釉、荡釉、浸釉、修坯到三次入窑出窑，他都亲力亲为，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将“长城鼎”的人文理念传向世界各地。如苗长强所愿，“冬奥长城鼎”也将在长城脚下的北京冬奥会上，再次绽放光芒。

一幅布糊画 万般冬奥情

本报记者 刘方圆

远看如画一般精致，近看立体感十足，既有油画透视的效果，又不失国画之特点……即使通过手机屏幕的传送，这幅“莲花仙子伴舞人间”的作品依然生动活泼、光彩炫目。这便是被誉为“华夏一绝”的国家级非遗——布糊画，它也是布糊画省级传承人滕天一为北京冬奥会专门创作的作品。

记者边沉浸在人型的莲花仙子手捧、头顶、脚踏着朵朵雪莲、翩翩起舞的意境中，边听着滕天一介绍设计的初衷。“雪莲花来自高山，寓意着纯净美好，画中共呈现6朵，取之六大顺，吉祥之意。”滕天一介绍，这幅画取名《为冬奥喝彩》，既展示了中华大地国泰民安、生机盎然，又预祝八方来客和冰雪健儿友谊万古长存，赛出辉煌。

另一幅名为《冰雪喜迎冬奥》的布糊画，则以自然冰花、雪花为创作主体，冰雪花中镶嵌奥运项目图标。“每一朵小花，都是一枚胸针饰品，既可组合成图，又可单独作为配饰。”

滕天一介绍，创作每一幅布糊画，都需要经过绘样、分解、制版、整型、配料、布糊、组装、装饰、成画等12道手工工序，一幅看似简单的布糊画，有时需要制作长达半年之久。

“这幅《为冬奥喝彩》的布糊画，我从去年上半年就开始构思了，既要有冰雪元素，又要有美好寓意，还能体现国家级非遗的工艺。”滕天一介绍。

为了让莲花仙子披的纱衣有光泽，滕天一几经改稿，最终的呈现效果基本达到了自己的预期。尽管如此，她还是暗暗想：如果时间再充裕些，她还会继续精雕细琢。几句简单朴实的话语，道出了非遗传承人对非遗技艺精益求精。

“北京冬奥会马上要在北京和河北两地共同举办了，作为河北丰宁人，我希望将中国的民间技艺展现给全世界的嘉宾和冬奥健儿们，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，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。”滕天一介绍，“可惜这次冬奥会由于疫情防控的要求，我不能去现场展示了，但我为冬奥会创作的几幅作品已经由县文旅局与张家口市对接，入驻到张家口崇礼翠云山国际旅游度假区进行展示。”谈起自己的冬奥创作，滕天一有点小激动，但这正是普通艺人最真诚的心意。

布糊画创作技法以已失传的满族“补花”工艺为基础，博采众长，集绘画、雕塑、剪纸等工艺之大成，在继承中国画传统艺术风格的基础上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。

从艺四十载的滕天一，已经创作了几千幅作品。她的布糊画将东西方文化元素有机结合，复合多种艺术元素，这让她的布糊画作品千姿百态，精彩纷呈。

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，创新非遗技艺的传承，滕天一又带着女儿在布糊画品种上不断推陈出新，创作出很多布糊画的衍生品。“通过不断的研究，上百次的实验，我们终于让布糊画由墙上走到身上，如今已经设计出胸花、耳饰、挎包等小物件。”滕天一介绍，这次还为冬奥会专门设计了色彩斑斓的冰雪、雪花小胸针，就是要通过布糊画饰品让非遗走进生活、让非遗美好生活。

承载着民间古老、质朴、清新文化的滕氏布糊画，具有独特的美术价值和人文价值。如今，不仅仅是滕天一，滕氏许多人都加入了传承这项技艺的队伍，正如滕天一所说，要把“民族之魂”永远传承下去，让布糊画既可上庄严典雅之堂，又可入寻常百姓之家。



绒花



布糊画

用非遗见证“家门口”的冬奥

本报记者 徐金玉

绒帽帽、红手套，红扑扑的小脸，迎风飞舞的长辫……一幅彩砂画上，滑雪女童的天真烂漫扑面而来。

视线移到另一幅，则画风突变，手触冰面、冰刀斜切、神情专注，短道速滑健儿的模样跃然眼前，观赏者似乎不自觉地置身在时速争锋的紧张氛围中……

这一组或可爱娇憨、或英姿飒爽的彩砂画，此时正陈设在张家口崇礼翠云山金斗街街心的展馆内，作为非遗一景，静静地等待着海内外朋友的到来。

说起这十余幅作品，承德市级非遗满族彩砂画非遗传承人朱翠玲仍难掩当年的创作热情。“北京2022年冬奥会是咱中国人的大事，也是国际性盛会。在众多赛区中，崇礼冬奥核心区离我们非常近，就像一场办在‘家门口’的冬奥会！作为手艺人，我的这组冬奥作品还能近距离地出现在各国朋友的面前，更是特别骄傲和兴奋。”

朱翠玲笑着介绍，去年，在丰宁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的“牵线”下，她和冬奥结缘。“去年年初，县旅文广电局在制定非遗工作计划时，便为非遗传承人布置任务，围绕冬奥主题创作地方特色浓郁的作品。6月，张艳玲副局长来到我们这里，鼓励非遗传承人研发面向大众、具有冰雪元素的传统工艺品和衍生品。这些作品将在冬奥会闭环内展出，向国际友人展现中国非遗的文化魅力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，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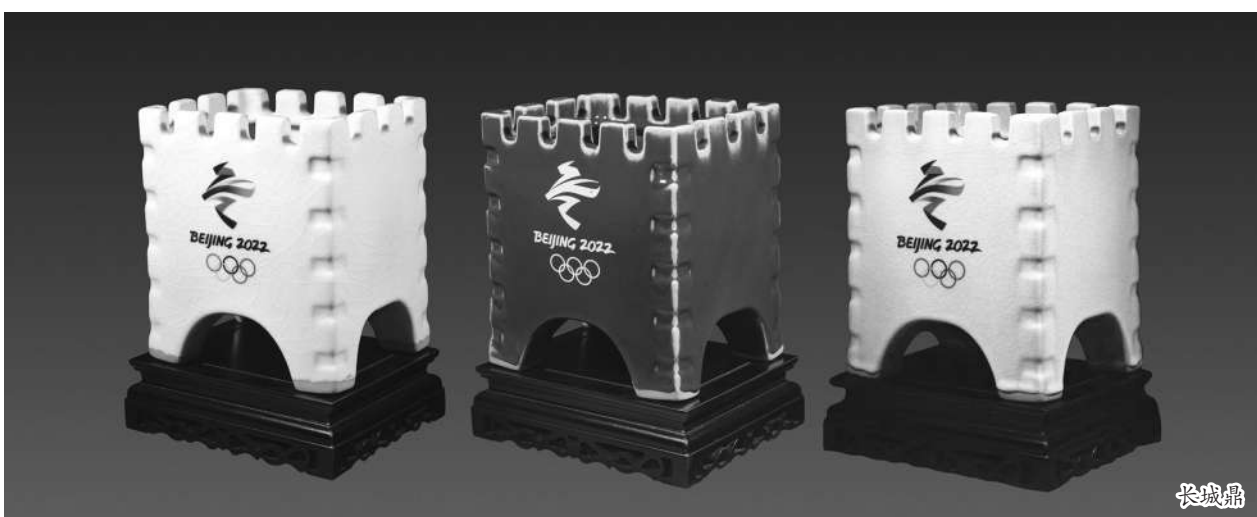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，彩砂画是满族的传统手工艺，早前多出现在宫廷的刀鞘和器皿中，现多以装饰品融入百姓生活。“我平时创作花鸟鱼虫居多，从未接触过这种题材，此次又是冬奥这样的大主题，从哪个角度切入好、画什么内容，我真是想了很久。”直到孩子们在冰上欢乐、可爱的笑脸闯入她的

视线，让朱翠玲豁然开朗。

“我们生长在北方，到了冬天，打滑溜是常有的事。孩子们的笑容，让我联想到了小时候的自己。我瞬间有了方向，要创作一组既能反映冬奥健儿竞技冰雪项目，又能展现大众热情参与冰雪运动的作品。”朱翠玲说。

绘图、拓图、掐丝、渲染……将近两个月的时间，她埋首在这组冬奥作品的创作中。

“在免漆板上拓图以后，我们要用金属丝勾勒人物线条，搭建起人物的‘骨架’。金属丝纤细，力道要张弛有度，既展现肢体的流畅感，又要抓住动作的精髓。之后，要为人物丰富‘血肉’，进行填砂工艺，通过砂石的渐变和渲染，让人物的色彩浓淡相宜，赋予它灵魂。”朱翠玲说，她期望指尖这一幅幅艺术作品，能成为中国非遗的美的代表，在各国友人的一赞一叹间，捎去她对冬奥的美好祝愿。



长城鼎